

为远航的你 送行

萧然

过道开始狼藉，纸箱开始紧俏，我知道，真真实实又有人离开交大远行了。那一天，我在法华的食堂遇见了你，你步态轻盈，微笑着向我致意。我竟有些怅然。有两年时间，我们同在一个校园，虽然彼此交流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两小时，可是你的善良、热情和美丽在我脑海中已经定格。

我们在闵行的文学社认识，我还记得在湖心亭的第一次聚会，没有音乐，可是有月光。你说到了河北梆子，也许是你说话的嗓音太美了，我忘了去记住每一句话的具体内容。回去的路上，你说到同来的两个少年班学生，“这么小年纪便来交大生活、学习很不容易。”我的心弦为之一震，“善良”对刚入大学生活尚未安定的我着实是一份惊喜！几天后，你给我捎来了我搜寻已久的米兰昆德拉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。那是你向同学转借而来的，这正验证了我的第一感觉。

你是一位热情奔放的女孩，你爱诗，也是白岩诗社的一分子。有一次作家王小鹰到铁生馆与我们座谈，你带了一本复印的手抄诗册过来，指着一首关于周末的酒瓶与烟蒂的诗给我看。你说你喜欢那血色的伤痛，我很诧异，我以为只有在深夜想到故乡的山水，故乡的亲人就洒下热泪的我才会触及这些伤痛与无奈？我如实说，我喜欢这首诗，你也诧异，你说热情的我怎么会欣赏这种灰色？其实……

那一次，在校园文化团体联合举办的诗歌朗诵比赛上，你技压群芳，脱颖而出，你用全场最悦耳的声音，吟诵着缪斯的绝唱——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。我本想上去为你祝贺，可我不是志摩——看到一株康河里的水草就能挥就一首绝唱。如果定要那么比喻，我只是骑在牛背上吹奏短笛

的牧童，经过康桥时，内心激起一阵对柔波中的水草的惊羨，然后牵转老牛的头，对它说：“你瞧，这柔波里的水草多美！”看到你永远洋溢在脸上的笑容，让我想起了高中时挂在窗口的一串风铃，只要有人，她就“叮叮当当”清脆婉转的响着，你是吗？

后来，你到了法华，再后来，我也到了法华。偶尔在食堂排队时碰面，你总问我，“你忙吗？”那一阵子，我的确很忙，可我的确不想把自己简单的归入哪一类：忙或不忙。再忙，我的心里也是自由的、清澈的。

很多时候见到你，总是远远的致意问候，好像是一对老朋友，无须多说。可事实上我对生活中的你一无所知，你不像有的女孩，总有那么多的事情让人知道。可有一次，问起你的应聘，你突然变得很激动，对由黄表引起的不公平竞争颇有看法。激起你的义愤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我就如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在灶间打翻酱油瓶一般，心想闯下了大祸。回去好久，我才醒悟过来，你如江河大海，很多时候碧波荡漾，可也有波涛汹涌的时候——这大概才是真实的你！

你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平静的港口远行了。无论是回到你北国的故乡，还是留在东海之滨，我都不在乎。我想也许有一天，当我远游时，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与你邂逅，生命的意义犹如平原上一座突兀的山丘，远比喜马拉雅山的珠峰伟岸、挺拔。

（本文发表在交大《益友》报 1998 年 6 月第 133 期毕业生特刊综艺版）